

卷一

超越喧哗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善者不辩，辩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圣人不积，既以与人，己愈有；既以与人，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圣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

年年岁岁，无非沉沉落落、是是非非，然而，那初始的心，那颗能够感受阳光与草叶气味的心，不能泯灭。



道可道,非常道 名可名,非常名。

可以说出来的道，就不是“常道”；可以叫得出来的名，就不是“常名”。

这句话极其简单，也极其玄奥。

翻开典籍，有许许多多的注释。说这句话的人，以及注释这句话的人，都已经沉默，已经在别一世界里永久地逍遥；而活着的一些人仍在苦苦追索这句话的意义，仍在书的海洋里到处追寻。

大约几个月前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。一个与会者的发言涉及到这句话，引起了其他人的争论。争得越来

越激烈，各不相让。一场言词的混战。没有人在倾听对方，只顾自己渲泄自己的思想。

我正好坐在后排，开始时静静地看着他们唇枪舌剑，渐渐地，因为声音过于嘈杂，就把视线移向窗外。

那时正是阳光灿烂的下午。空旷的草地上，不知名的小虫飞来飞去，偶尔有几片落叶飘过，二三个儿童互相追逐，……

感觉到会议上的人声正在隐退，另一种声音——来自树叶、草丛、云彩间的声音，正徐徐升起。那种声音没有名称，也没有争辩，很安静，很沉寂，却永久，却深邃。

也许，老子是在某一天的下午，离开了吵吵闹闹的人群，独自踱出城外，举目四望，猛然领悟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喧闹的城市，那些表情各异的五官，那些繁复的典章制度，那些争逐竞斗的角力，都到了自己的身后，眼前只是一望无垠的土地，绵延不绝的溪流。

一万年前，一万年后，那些人声、面影，在哪儿？只有天空与土地，静默地守望着，甚至大地都可能消亡，只有浩瀚的星空无始无终地注视着我们，怀抱着我们，却永远不会说一句话。

那些能够说出来的，就在我们的拥有之中，然而，不会长久；那些无法说出来的，我们难以捕捉，然而，不会消逝。

2

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有过此类经验：当受到流言蜚语的中伤，而为自己辩白时，效果往往出乎意料之外，不仅达不到澄清的目的，相反，还会越扯越扯不清。所以，明智的人听了流言蜚语，一笑置之，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并不去辩白；然而，这种沉默往往能使自己得到澄清。

如果我们总是处于辩白之中，或者，总是处于自我表白之中，那么，旁人对我们的印象，往往与我们所期待的相差甚远。我们也会因不断的申诉而疲惫不堪。在言说的波涛中，我

们会像一艘破旧的渔船，摇摇晃晃，找不到方向，甚而沉没在海底。

当我们有一天，停下来，不再为自己说什么，不再想为自己标榜些什么，不再想着如何说服别人接受自己，而是如同窗外的草木，自然地生长；我们的形象，会在无声中渐渐凸现。

真的，越想要说清楚，就越不清楚；越想要去占有，就越会失去。守着我们自己的本性，守着我们心中的爱，度过每一秒活着的时刻，用行动，而不是言词，来完成生命的过程。

许多人花费许多时间在讨论似是而非的问题，而忘了当下最迫切的境地：如果不想自杀，如何活下去？活得有意义？关于“意义”，并不存在于无休无止的思想，而存在于日复一日的平常小事。也许，根本的问题在于：必须时时保有活着的感觉。

追问与界定，有时会破坏所有的生趣。一汪池水，我觉得很美，我全身心地享有这种美。如果我去探究水的化学组合，或者，去思考这汪池水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潜力，那么，生命本身感触到的那一点美，全然毁灭。



希言自然。故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孰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人乎。

很多年前看过一部英国小说，忘了名字，其中的情节却印象至深。讲的是一位年青人，从小渴望着成功与绚丽，渴望着不平凡的一生。于是，他离开家乡，到了伦敦，又到了巴黎，还到了美国，曾经得到过爱，也得到过金钱，体验过纵情声色，也体验过濒临绝地，信仰过上帝，也参与过政治，……有一天，他感到了深深的厌倦。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苏格兰美丽静谧的庄园。那儿一切都没有

改变，山仍然清翠，水仍然澄澈，牛羊在山坡上优闲自在，邻居家的老大爷依然准时地在午后坐在门前的大树下打盹，那个童年的女伴已经长大成人，在围栏里熟练地挤牛奶。这一切，令那位回乡者感动。在外面闯荡那么多年，什么都在改变，而唯独这一方故乡的风情依旧。在那一刻，他有一种强烈的依恋，要想永远停留在这里。同时，他开始困惑，这么多年来在外面上下求索，到底为的是什么？到底有没有意义？

情形似乎有点像陶渊明，在俗世中混了三十年，终于归隐田园，面对那一片宁静祥和的景色，明白到俗世的一切不过是囚笼，只有那自然的状态，才符合生命的节律。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。误落尘网中，一去三十年。羁鸟恋旧林，池鱼思故渊。开荒南野际，守拙旧田园。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久在樊笼里，复得归自然。”

这是“过来人”的感叹，也是“过来人”的那一份平静。当老子告诫人们：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，暴雨下不了一整天；他的内心一定历经过大希望与大失望。

既然一切的努力，其实最终都归于空无，那么，是否从一开始就该放弃所有的企求与努力？就如林黛玉所言，既然终归要“散”，那么，干脆不如不“聚”。或者如某些隐者，放弃了所有的人间生活，在深山里每天打坐练功，活到了一百多岁。然而，当人活着的时候，完全专注于保全性命，而丧失了生命的质感，那么，活

一百岁与不活又有何区别？

如果将老子的思想领会成泯灭生命的意欲与活力，领会成完全的被动与退隐，也许，只会使人在人间变成失败主义者，变成心安理得的失败主义者。

我想，老子的本意也许并非如此，他只不过提醒在“台上”的人，应当想到“下台”的日子，正当鲜艳的花朵，应当想到“凋谢”的时刻，正当掌声响起的时候，应当想到门前冷落的滋味，……可以恣意地去表现，去盛开，去寻寻觅觅，但你永远不要想着你正获得的能够长久，能够永不改变。这企图长久拥有的心，往往是我们的枷锁，是我们痛苦的源泉。

当你年老的时候，你就要坦然接受你的皱纹，你的白发，还有消退的体力；如果你念念不忘年青时的美丽、魅力，而且还想保有这种美丽、魅力，那么，你就会成为川端康成所说的“老丑”。

4

善行无辙迹，善言无瑕谪，善数不用筹策，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，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。

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，偶然相遇，眉宇间闪出一丝火花，然后，他们开始交谈，开始试探对方的心思，讨论起爱情、婚姻诸如此类的问题；然后，他们越来越走向言词的死胡同，那一丝火花渐渐熄灭，只剩下两张疲惫的五官，茫然地看着对方，不知所以，然后，各自打道回府。

或者，

一个男人与一个男人，偶然相遇，仿佛一见如故，几杯酒下肚，海

阔天空，无所不谈，越谈越亲热，相互说着许许多多亲如兄弟的话，一个说自己如何讲义气，另一个说自己如何直爽，一个说以后不管有什么事尽管找我，一个说正有一笔什么好买卖一定捎上你。说了大半天，又依依不舍地分手，然后，杳无踪影。

仔细想一想：

在你的一生中，有多少真正的好朋友？而这些好朋友又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？有多少真正的情人，而这些情人又是怎样成为情人的？

他们似乎都出现在意想不到的时间与地点，然后，不知不觉地，蓦然回首，你才惊觉，原来与他们相识已经那么多年。那么多年来，没有什么约束，也没有什么信誓旦旦，甚至没有什么表白，却有一种依恋，有一种情怀。

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并不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要淡得像水，而是说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应当是自然而然的，预先存着一份机心，刻意地去交往，不会得到人情的温暖与信赖，只会得到短暂的利益。

有一些人一会儿情人节，一会儿结婚周年，一会儿元宵节，一会儿“Honey”，一会儿“亲爱的”，但是，婚姻的裂缝并不因此减少。有一些人浑浑噩噩的，不知道情人节，也忘了结婚周年，不在乎元宵节，不喊“Honey”，也不懂“亲爱的”，却亲亲爱爱了一辈子。去年情人节，香港无线台记者在街上采访，随手拉住一对欧洲夫妇，问他们知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他们说不知道，那位妻子加了一句：我们从来不知道哪一天

是情人节，但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们过得很好。

节日，聚会，花朵，只是外在的装饰，它们只会锦上添花，但不能代替织锦。当人与人的关系靠着这些野花小草点缀，虽然热闹，终究是泡沫，掩饰不了繁华下的苍凉。

《庄子》中说到一个人，是断了双腿的残疾人，他在伯昏无人门下求学，十几年了，伯昏无人从来不知道他是一个残疾者。

与别人交往，需要的正是这种“无知”。一旦考量着对方的容貌，阶级，财富等等，一旦考量着靠情人节之类的点缀来营造浪漫，那种纯朴的情意就会消失，淹没在功利心之中。这时，交往成为负担。

善于行走的人，不着痕迹，善于打结的，不用绳索也能使人解不开，听似神话，实则只不过一种心境，一种生活的态度。凡做任何事，一带有刻意的人为欲求，就往往自设陷阱，阻碍了人性生长的广阔空间。



大道泛兮，其可左右。

老子讲的道，仿佛很玄妙，实则很简单。

东郭子有一次问庄子：“所谓的道，在哪儿？”

庄子回答：“它无所不在。”

东郭子说：“那么，请说出一个地方吧！”

庄子回答：“在蚂蚁身上。”

东郭子愕然：“怎么会在如此卑下的地方？”

庄子不理他，又说：“在稊米里。”

东郭子仍愕然：“怎么还是那么

卑下？”

庄子紧接着说：“在瓦甓里。”

东郭子惊叫“怎么更卑下了？”

庄子又说：“在屎溺里。”

东郭子再也说不出话来，瞪着庄子。

庄子看着他说：“你的问题，没有接触到实则，所以我只能这么回答你。从前正获问监管市场的人如何判断猪的肥瘦，便是从脚看起。你不要固执成见，认为屎溺里面没有道，其实天地间没有一样东西能离开道的；伟大的真理如此，伟大的学说又何尝不是如此？”

庄子又通过无始说了这么一番话：“道是不用耳朵听来的，听来的道便不是道。道也不是用眼睛看来的，看来的道不足以称道，道更不是可以说得出来的，说得出来的道，又怎么称得上道？你可知道主宰形体的本身并不是形体吗？道是不应当有名称的。”

“有人问道，立刻回答的，是不知道的人，甚至连那问道的人，也是没有听过道的。因为道是不能问的，即使问了，也无法回答。不能问而一定要问，这种问是空洞乏味的，无法回答又一定要回答，这个答案岂会有内容？用没有内容的话去回答空洞的问题，这种人外不能观察宇宙万物，内不知道的起源，当然也就不能攀登昆仑，遨游太虚的境地。”



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足闻，用之不足既。

悦耳的音乐，可口的美味，带给我们的只是暂时的享受，能够让过路的人停下脚步，倾听一会儿，品尝一会儿，然后，就远远地离开。如同烦闷的时候，去高歌狂舞，去疯饮乱吃，暂时忘掉了烦恼，一觉醒来，又是漫漫的空虚。

沿着街道，那些五颜六色，那些奇乐妙曲，不断地向行人张开，不断地让人陶醉，又不断地让人更加烦燥不安。

声色娱乐，如果偶尔感受一下，

也许会更加体会到平淡生活的珍贵，如果沉溺其间，只会使人丧失了生命的真正乐趣，而变成行尸走肉。

我不会拒绝某些狂热的行为，乃至越轨的行为，例如不会拒绝一次盛大热闹的化妆舞会，大家疯玩到忘掉了谁是谁，也不会拒绝一次心血来潮的奇特旅行；但是，我永远明白，这一切，并不是人生的根本，这一切华丽与热闹，并不是永久的寄托。人生的根本，仍是日出日落的日常生活，是每天的轻风、阳光，是家人平常的脸孔，是上班路上某个院墙内逸出来的那一朵不知名的花，是岗亭上警察终年不变的手势，……在这些没有色彩与乐曲、没有转折与高潮的事物中，隐涵着生命的大色彩与大乐曲，是我们真正能够让心灵安稳的东西。

我想起一些朴素的面貌，想起了一些很简单的场景，例如我从前的一位老师，已经去世的老祖母，例如我从前爱去闲逛的那座古城墙，现在每天要经过的某条街口；我感到一种气氛，一种感染，但是我无法表达，曾经、现在、将来，我从这些面影与场景中获取一种力量与慰藉，然而，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应当怎样，从来没有告诉我什么道理，更没有说过他们对我如何如何，他们就那样存在着，那样显现着，生命中的隐秘与深情，全部是以最简朴的形色向我凝望，慢慢地吸引着我，最终完全将我溶化。

我已忘掉了那么多的人与事，忘掉了那么多华贵的场面，而在心中不停流淌的，却是那样一些朴素的、简单的，甚至连某个寒冷的早晨，某位不知名的人嘱咐我要系好领子的话音，还像泉水一样，不停地流淌。

然而，我永远无法去说明、分析这些朴素的、简单的人事风景，一旦尝试去说明、分析，他们就变得仿佛如此贫乏；没有形容词，也没有概念，可以去界定他们；他们沉睡在心的深处，看不见，听不到，却绵绵不绝，永远不会间断。